

湘江两岸的革命斗争纪实

- 血染湘江
- 大战之后
- 缚住苍龙

红土地

广西人民出版社

红 土 地

——湘江两岸的革命斗争

宋干青 著

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桂) 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韦向克

责任校对 韦显知

姚 兰

红 土 地

——湘江两岸的革命斗争

宋干青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源流印刷厂印刷

※ ※ ※ ※ ※ ※ ※ ※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13.5印张 340千字 印数1—2200册

ISBN 7—219—03174—2/K·457 定价：17.5元

顾 问

肖 克
张宗逊
杨成武
吴 西
欧阳文
陈 岸
阳雄飞
傅一屏
李裕平
张 俊

在岩心中突破崩石才一丈
封鎖既移碎而乍石墻既圮
單於湘江東岸吟乞闌夜光
華鋪防禦不致中一失更歎與
物三十餘年

張

震

之子

湘江戰役烈士
永垂不朽

張宗遜



一九八七年六月

血染湘漓流千古
头悬越嶺動九州

乙亥年春 陽雄飛

图 片 说 明

上图 界首湘江渡口——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中央纵队、中央军委纵队由这里渡过湘江（周立媛摄）

下图 越城岭山脉——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越城岭山区，中央纵队、中央军委纵队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周立媛摄）

目 录

第一部 血染湘江

第一章 界首湘江渡口	(3)
第二章 湘江西岸界首三官堂	(14)
第三章 界首湘江渡口	(24)
第四章 湘江西岸脚山铺	(36)
第五章 湘江西岸——红六军团在哪里	(43)
第六章 新圩、文市阻击阵地	(54)
第七章 越城岭山中	(69)
第八章 越城岭老山界下	(77)

第二部 大战之后

第九章 漓水河边	(88)
第十章 陈恩元的哀叹	(119)
第十一章 村村点火	(134)
第十二章 林海枪声	(156)
第十三章 第一次打击	(174)
第十四章 海洋山中	(188)
第十五章 最后的疯狂	(205)
第十六章 历史开始拐弯	(223)

第十七章	越城岭山中	(251)
第十八章	湘江西岸	(268)
第十九章	大势所趋	(293)
第二十章	海洋山灌江河边	(309)
第二十一章	红旗漫卷	(333)

第三部 缚住苍龙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王牌	(352)
第二十三章	虎啸严关	(366)
第二十四章	灵渠的早晨	(384)
第二十五章	勇追穷寇	(396)
一部反映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桂北足迹的力作		(415)
——《红土地》		
后记		(418)

越城、都庞两座大山之间静卧着一片狭长的红土地，它把中华民族的两根血管——湘江、漓江连接在一起，沟通了长江、珠江水系，在它饮誉储荣的同时，也饱含着历史的悲歌和壮举。

打开历史，自秦始皇开凿灵渠征服百越以来，几乎在每个朝代都要在这里发生征服与被征服，镇压与反抗的战争。也许我们的祖先在这里付出的代价太大，流出的鲜血太多竟把这块土地染红了吧！

要说付出的代价最大，流出的鲜血最多，莫过于 193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国民党 30 万大军进行的湘江大战了，国民党不说，单红军损失伤亡就达 2 万多人，战斗之激烈，实属罕见。这场大战仅仅进行了 5 天 5 夜，作战地域也仅仅在狭长的湘江两岸。

中共中央的首脑人物和许多的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都参加了这场大战。和他们对阵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些反共专家（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这就增加了这场大战的残酷性和悲壮气氛。

1930 年底至 1931 年 9 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连续三次取得粉碎蒋介石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

1932 年 10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错误地解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1933 年 3 月，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军事“围剿”。

1933 年 9 月蒋介石调集部队 100 万，飞机 200 架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进攻中央苏区达 50 万

人。兵分四路，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紧缩根据地，消耗红军有生力量，以达最后消灭红军之目的。

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先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后则出现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突围西征。经过艰苦转战，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突临湘江——蒋介石利用湘江险要部署第四道封锁线。此时左有桂军、右有湘军、两相夹击，后有中央军、粤军尾追。红军主力在湘江两岸抗击数倍于己之敌，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

第一章 界首湘江渡口

(1934年11月30日)

1

界首是濒临湘江西岸一个四百多户人家的小村镇，湘桂铁路、桂黄公路和通往灌阳、资源（大埠头）的大路纵横交错于此。秀丽的湘江水静静的流着，她对红土地从不肆虐，而是用她那慈母的乳汁抚育着两岸的世代臣民，生息繁衍他们的后裔。

红军司令部就设在离界首不远的被茂密松林簇拥着一座农家的庄园里。庄园的周围是阡陌纵横的万顷稻田，毛泽东称赞这里是筹粮筹款的一方宝地。二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挂满了整个堂屋的木屏风，博古、李德、朱德坐在厅堂屋摆好的小竹椅上，每个人面前放着一杯冒热气的白开水，听着作战局局长张云逸扼要准确地报告目前敌我双方的战况和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

“蒋介石已觉察到我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这是蒋介石最害怕的，这点从国民党南昌行营的军事部署上可以看得出来。”

敌人分五路实行南北对进，前后追堵合围红军于湘江东岸的恶毒计划，在军用地图上标志得十分清楚。

“参与何键追剿军序列是：……”

张云逸用红蓝铅笔点着地图的红蓝标志。

“第一路是六十八军刘建绪部，这是章亮基的十六师，这是陶广的六十师，这是陈光中的六十三师，这是李觉的十九师。4个师已倾巢出动开进全州布防于湘江两岸，与广西桂军夏威的十五军、廖磊的七军切取联系，实行南北夹攻，击红军于半渡。

“目前与我一、三军团激战就是这三个军，是湘军、桂军的精锐

.....”

“第二路是薛岳的九十、九十二、九十三、五十九等5个师沿桂黄公路拊我侧背——并保持机动.....”

“这是最讨厌的一路。”

朱德凝视着地图不无忧虑地说道。

他已经意识到大战之后，红军的行动按原定计划开进已无可能。

“第三路是周浑元指挥的第五、十三、九十六、九十九等4个师尾追我军.....”

“第四路是李云杰指挥的二十七军沿我行军路线拊我侧背.....”

“第五路是李韫珩的五十三师取道江华、永明，从另一侧拊我后卫。”

张云逸报告完蒋介石在湘江两岸对红军围追堵截的军事部署态势，在旁边一张条凳上坐了下来，他脸色黯淡，两颊凹陷，显得十分疲倦。这位百色起义的红七军军长，在进入广西境内之后，面对国民党30万大军包围的险恶处境，对红军的前途命运意味着什么，在他的内心是十分清楚的，因而他比别人更增多了一份忧虑和痛苦。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

沉默，五分钟过去了，仍然是沉默，这在历次的军事会议上是少有的现象。

周恩来在湘江东岸——界首渡口指挥中央纵队过江没有参加。只有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还有当时中共临时最高领导人博古三个与会者，对造成这种颓势，李德和博古两位最高三人团的决策者，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他们能说些什么呢！

李德，这位典型日尔曼人性格的共产国际顾问，伏龙芝军事学院精于图上作业的高材生，对敌我双方的态势，用不着翻译就一目了然了。这将使他的与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难以实现，就像“街垒战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以堡垒对堡垒与敌人拼消耗）的情形一样而遭到失败。这对他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将会从权力峰巅跌入深谷。

李德，这个做着日尔曼英雄梦的人，荣誉（当然是虚荣）对他比什么都重要，这使他并未从严酷的现实中醒悟过来，反而使他更加坚持僵化的梦幻：

“必须与二、六军团会合！”

声调有气无力，近似垂死的挣扎，与日尔曼人的倔强性格极不相称。博古向总司令翻译了军事顾问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决心，用探询的目光凝视着总司令那张敦厚的脸。

总司令十分清楚，李德的决心，就是博古的决心，两人的决心就是“最高三人团”的决策。

朱德为了避免干预“最高三人团”的决策，就示意张云逸继续报告红军的态势。

“参加作战的部队有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中央两个纵队……”

“目前一军团在脚山铺与湘敌激战，三军团在兴安光华铺、新圩与桂敌激战，五军团殿后与中央军周浑元的5个师、李韫珩的五十三师激战。三十四师在最后，已陷入敌人重围，联系中断。八军团失控，互相失去联络，处于溃散状态，损失十分严重……”

“与陈树湘联系上了吗？”

张云逸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想尽办法与陈树湘联系。”

总司令对尚在百里之外与敌人血战中的三十四师十分关心。

“全部用新兵组建的兵团怎么不溃散呢！”

朱德总司令对组建八军团压根儿就不同意，但这是“最高三人团”决定的，这是李德、博古的主张。周恩来主张把新兵充实到一、三、五、九军团去，博古却说：“增加一个新军团，声势上五个军团总比四个军团大。”李德附和说：“四个箩筐的苹果，分作五个箩筐装，不是多了一箩筐苹果吗！”

结果怎样呢？

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说：

“湘江之战，我们不仅要掩护中央机关，而且要掩护新成立的部

队，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我们主力兵团又缺乏兵员补充，是打掉一个少一个，而新成立的新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

李德、博古对八军团和三十四师的命运十分漠然，他们关心的是与二、六军团的会合，在他们看来，只有与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挽回他们已经丧失的威信。就像一个赌徒孤注一掷一样，只要有一个砝码在手，就不放弃扒本的心理。

“等总政委回来再说吧！”

朱德看到两位失神的样子，故意把话题岔开。

军事会议暂告结束。

警卫员拎来一鼎锅刚煮熟的芋头，冒着香喷喷的热气。

“这可是好东西，香甜解渴，捡几个大的留给总政委吃。”

朱德说着先用筷条夹一块大的放到李德的碗里。

正当他们吃着芋头的时候，机要秘书送来一、三军团发给中央军委的两份急电，朱德接过来边吃边看：

朱主席：

红星迅速渡江，……每秒钟是战士鲜血换来的。

彭德怀

红星 星夜兼程渡江……

一、二师明日继续抗敌。

林彪

朱德看完交给博古，并翻译给李德，问其如何回复，李德只顾大吃其芋头心不在焉的说：

“总司令全权处理吧！”

说罢捧着一块芋头挤进堂屋的耳房里睡觉去了。

朱德，只有他来处理这些十万火急的函电支撑着这万分危急的局面。他临危不惧，遇敌不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驰于侧而目不称，一切都处之泰然。他是这支西征大军的大脑，意志的体现者。这时方显出他英雄本色和将帅风范。

湘江渡口

在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作战室里，悬挂的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界首这个小镇却被标得十分醒目。蒋介石知道，11月30日这天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中央纵队、中革军委纵队要从这里渡过湘江。他指示中央驻柳州的空军大队与广西桂军的空军大队40架意大利、德式飞机，对界首实行轮番轰炸，并严令何键、白崇禧率领湘军和桂军实行南北夹击，突破林彪、彭德怀设置的共军防线，夺取界首渡河点，击红军于半渡，歼灭红军于湘江两岸。

冬天的湘江水清澈见底，下面的鹅卵石历历在目。可是她突然陡变，变成了粘稠的血浆，炮弹、炸弹、枪弹在平静的水面上任意肆虐，激起数丈高的浪花，发出巨雷般的声响，血肉随着浪花飞溅，直舔江岸的矶石、沙滩，现在她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创口，流淌着殷红的鲜血，还没有流够，在继续的流。

周恩来站在湘江东岸渡口，指挥中央纵队在这里渡江。他刚送走李德、博古与朱德握别，等待着其他中央领导和德高望重的四老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由这里过江。

“这里有德怀指挥，还是同我们一起过江成立战役指挥部吧！”

朱德望着周恩来面带病容的面孔恳切地说道。

“不，你赶快过江，立即成立临时指挥部，越是在紧急关头，越要与各部队保持密切联系，及时的指挥战斗，粉碎湘、桂两路敌人的南北夹击，保护中央纵队在界首渡江。我在这里组织中央纵队渡江，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每一分都是战士的鲜血换来的。”

正说着，涂着丑恶的4架飞机呼啸着向他们猛冲过来，周恩来见状马上将朱德推到岸边的石崖下面：

“卧倒！”而他自己却用整个身子挡住了石崖下的总司令，一边挥着手臂指挥浮桥上、沙滩上涌动的人群，高声呼喊他们“注意隐蔽！”

接着是一阵阵的狂轰滥炸，隐蔽在两岸石崖下的战士用步枪向往